□本版责编:陈姝妤 □版式:李云岳 □校对:陶 寅
□电子信箱:qingliuwenxue@126.com

滁州日報
2025年12月17日 星期三

●桑梓留痕●

乡愁六百年

□沈嘉柯

在我身上,有一个30年的谜团;直到去年,找到了答案。许多年来,我一直对一种小吃心存执念。那是一种名为“米饺”的地方小吃,之前只在湖北沔阳县一带能找到。小时候第一次吃到油炸的米饺,我就被其软糯的口感所震撼,内馅掺杂腊肉粒和豆干,外脆里嫩,鲜香浓郁。

多年后,我才发现,居然安徽也有这个小吃,并且历史更加悠久,那就是肥西县的三河米饺。2016年,我应邀出席安徽省政府主办的中国黄山书会,趁着时间空隙,从合肥出发,到大名鼎鼎的三河古镇走了一趟。古镇上最有特色的小吃三河米饺,籼米粉做的皮子,包裹虾米、豆腐干、肉丁调成的馅料,放进金黄明亮的菜籽油里,炸出香喷喷的米饺。与我在湖北沔阳吃到的大同小异,只有馅料上的细微差别。当时我就猜测,想必是两地人民迁徙,带到了湖北沔阳。

平时,我每隔几个月,就忍不住惦记起米饺这种食物,涌起不可遏制的一种渴求,索性网购解馋。我查证文献得知,历史上把籼米粉做成米饺的,不仅仅是三河镇,皖南地带的米饺子历史更早,自明太祖朱元璋鄱阳湖大战时,就有了制作食用的先例。“以籼米粉与皖南腊肉为主料,辅以芥菜、白豆干等”,这个配料恰好与现在湖北沔阳的配料一模一样,简直是惊人的吻合。只不过明代时是以蒸着吃为主。

由于我对米饺的痴迷,我的妻子有时候跟我开玩笑说:“你可能上辈子是安徽人吧。”谁能料到,竟然真的被她言中。我的妻子是一名画家,滁州凤阳人,我和她相识于南京。前年,妻子竟在上海图书馆网站查到了我的族谱《冯氏宗谱》。我本姓冯,在二十年前加入作协时,以母亲的姓氏沈,给自己取了个新笔名。

那套族谱藏于美国犹他州的犹他家谱学会,编修者叫冯纲雄,印于1989年。我爷爷名为冯纲鹤,辈分字号与年代背景高度吻合。据其记载,“始迁祖冯胜,于明洪武年间,自江南凤阳府定远县冯家岭,迁徙至安陆府沔阳洲浪浒滩桂花台(今隶属于湖北省仙桃市通海口镇桂花台村)定居。”也就是说,在六百年前,一支冯姓祖先,从江南凤阳府的定远县,迁移到沔阳的桂花台村。这一支族人,以“三元堂”为号,从此定居湖北沔阳。

父亲告诉我,我们家祖上的堂号,正是“三元堂”,我的祖父是桂花台村人,我父亲也是从小在那儿长大的。“三元”的意思是祖上出过三元及第的状元。

一切历史渊源,都对上号了。六百年的乡愁,在这一刻,谜团解开。我那古老奇特的痴迷执着,也找到了答案。得知谜底的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满是唏嘘感慨。沧海桑田,人世变迁,藏在血脉里的味觉记忆,竟然那么深沉,那么牢固。

我的祖上,居然真的来自安徽。我的肉身,在白云黄鹤之地,舌尖上的乡愁,穿越了六百年的岁月,指引我找到了血脉的缘起——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

中国人追根溯源的脉络走向,如此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我久久沉浸在强烈的震撼中,难以自拔。我不知道今时今日的定远县是否还能找到冯姓一脉踪迹,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寻觅到祖先出发时的村落,站在相同的地理位置,摸一摸那方古老的水土,完成我追远慎始的仪式,完成个体生命汇入历史血脉的怀念。

●经纬行吟●

王绪岩/摄

游老嘉山

□张 旻

在滁州,有两个将军岭,一个处皇甫山之巅,一个藏老嘉山之林,双峰对峙,遥相呼应。皖东最高峰俗称北将军岭,为纪念五代十国军事将领皇甫晖而得名,是皇甫山最有名的打卡点,秋景尤其美丽。另一个将军岭则位于老嘉山脚下,为纪念军事家许世友而得名,四季之景也以秋景最为迷人。

深秋,我带着无限向往,来到了老嘉山林场,远看层林尽染、色彩缤纷,仿佛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水画。走进森林,落叶如蝶,翩然飞舞,林地仿佛被铺上一层金黄色的地毯,踩在厚厚的落叶上,双脚被温柔地托起,伴随着有节奏的步伐,高低起伏地弹奏出秋天的韵律。

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森林里新鲜的空气让人顿感耳聪目明、神清气爽。随着山势渐陡,呼吸也变得越发急促。行至半山腰,一座古色小亭赫然立于眼前,墨瓦赤柱,“将军亭”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下面的柱子上对称地写着“万载戎光争日月,一身威武壮山河”。这副对联既是对许世友将军戎马一生、战功卓著的肯定,更是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身经百战、光明磊落的英雄的无限怀念。

步道末端,左行至山间小道,道路越发崎岖陡峭,扶树拽藤,终于来到心向往之的仙人桥。立在眼前的是一块巨大的长方形石块,约七八米长,自南向北横卧山涧,仿佛一座天然的石桥连接两面山崖岿然不动。桥面平整如磨,桥体可见道道削凿痕迹,仿佛是巨斧砍凿而成,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站在桥上,呼吸渐平,汗水渐消,放眼四周,一幅宽大的山水画呈现在眼前。石堆林立,怪石嶙峋,一条条粗线勾勒出石块轮廓,一道道石纹在斧劈皴法的运用下清晰可见,一块块石头在阳光照耀下被渲染得阴暗分明。

阳光洒下万道光芒,透过枝叶落在石块上、灌木上、草地上,如同散落一地的万千碎金,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桥周枫红如火,青松苍翠,黄叶如金染。闭目体会,远离城市的喧嚣,置身于这世外桃源,心灵被洗涤得干净通透,不禁为这别有洞天的美景感到心旷神怡。

返程归来,既感叹国有林场拥有太多的美景,又为这些“深藏在闺中无人识”的美景而感到遗憾。但我相信,如果将国有林场的美景打造升级,与全市的旅游景点“串珠成链”,那么这些绿水青山一定会变成“金山银山”。

●阡陌流年●

父亲的手艺

□汪海静

那是1985年的一个早晨,睡醒之后,我的脖子动弹不得,疼痛难忍,让我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竟是落枕了!父亲让我在椅子上坐好,他站在我身后,轻轻转动了几下我的脖子,晃了晃我的脑袋,突然用力一扳。只听脖子“咔嚓”一声,我还以为脖子要断了!但没过一会儿,脖子就能灵活转动,一点儿也不疼了。我心里不禁暗自赞叹:父亲真厉害!

父亲是大队的剃头匠,雅称“理发师”。从我记事起,就见他每天早出晚归、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地给大人小孩剃头。

大队下辖四五个生产小队,社员们的头发都归父亲“管”。所以他很忙,也很受欢迎。到饭点时,不管剃到哪家,主人都会热情地留他吃饭。

父亲出门前总会认真收拾并检查他的剃头工具箱。里面装着梳子、推子、刮胡刀、形态各异的剪刀、长条磨刀布;还有一个小布包,里面裹着掏耳朵的工具,包括夹子、毛掸、镊子、划刀片等。

因为都是上门剃头,他无需携带毛巾、脸盆、水桶之类的物品。如果是游走街巷的剃头匠,那就得挑着剃头挑子了。一头担着脸盆和工具,一头担着装满热水的铁桶,所以才有“剃头挑子一头热”这句俗语。

来到村里,从村头到村尾挨家问一遍,需要剃头的人家便会大声招呼我父亲进屋。他吩咐主家烧开水,然后把工具整齐地摆在桌上。需要剃头的人坐在大板凳或者靠背椅上,父亲站在那人身后,拿起剪刀“嘁哩喀喳”一顿操作,手起发落,再拿起推子把头发修平。接着拿起毛巾往那人脖子里掸了掸,笑着说:“可以了,洗头吧。”在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中,头发很快剃完了。

如果那人要刮胡子或掏耳朵,则需另外支付报酬。刮胡子时,先用热毛巾把脸全部蒙起来,只留个鼻孔喘气,等他脸上的皮肤松弛了,才好刮胡子。

我总担心他会把人家的脸皮刮破,因为刀子十分锋利。然而他却一边与人谈笑自若,一边“嚓嚓”地翻飞着刀片,刮出一片平滑干净的皮肤。那人只是闭着眼,一副惬意幸福的样子。

那个年代,交通基本靠走,父亲就这样用双脚丈量着四里八乡的土地,一天跑上几个村子是家常便饭。当夕阳渐沉,家家升起炊烟,父亲便穿过黄昏下静寂空旷的田野,大步流星往家赶。夕阳拉长了他的影子,远远的狗叫声此起彼伏,若有若无。

父亲的这双巧手,不仅能打理头上的烦恼丝,还能解决身体上的小毛病。经常有人劳动时扭了腰,剧痛难忍,走路困难,第一时间来找他。

“炸腰”的人手扶腰部,或被人搀扶着,蹒跚来到我家。父亲让来人坐稳,抡起他的两条胳膊一前一后有节奏地甩着圆圈。动作从慢到快逐渐加速,伴随着他的一声断喝,旋即手掌在其背部奋力一扭一震,错位的筋骨仿佛瞬间归位。父亲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好了。”果然,那人身子能站直了,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

从20世纪70年代起,父亲凭借剃头手艺挣工分、养家糊口。后来,我们家离开村庄,搬到街道居住,直至父亲去世前,他的剃头手艺始终未曾荒废。他在家里摆放了一张理发椅,附近的乡亲都乐意找他剃头。倘若十里八乡有老年人瘫痪在床,父亲会带上剃头工具,骑着车上门服务。老人们开心,家人也感动,常常送些鸡蛋、黄鳝等表示感谢。

父亲是个既有趣又有能力的人。可惜掏耳朵、拿腰、治落枕等这些代代相传的技艺,到我这儿都失传了。父亲走后,那个走村串巷、充满人情味的时代,仿佛也关上了大门。

●诗韵潮声●

组诗四首

□杜玉桥

风尘

余晖上,火焰开始冷却
牧羊人跟在羊群后面

风是一位镖客,将暮色往远方推了又推
炊烟秀出黑发

流水,孤单的一个人,从天宇往山下赶
麦苗在旷野里织出锦缎

贪玩的小沙弥
只想,把昨日的喜乐再过一遍

钟声,把人间的怅惘又濯洗了一次
月光终究打捞不出枯井的颓唐

夜渐深,菊花黄

向晚辞

天色向晚
芦荻停止了摇摆
鸭子在水里游弋,掀起一串串涟漪
云朵是一片羽毛

暮色中的小镇,边幅不修
天空中落下最后一抹晚霞
像纸抱着危险的火

矮小的荒草挺着脊梁
用一记倔强,顶起满天星光
落日已至天外

洛河蜿蜒,像一位腆着肚子的孕妇
哗啦哗啦,又像是
鸟儿在歌唱

人间灯火

鸟鸣蚀空了月色
一朵花卸下薄霜,却卸不去万千茫茫
高山深陷寂寥,难以自拔
疾风扬起马蹄,翻过一个又一个
荒芜的山岗

江河卷起羊皮
春风的妖媚让人猝不及防,流水一路直上云天
窑河迷人的涟漪,只给云看
只给芦荻看

一杯酒过于辽阔,悲喜小于一朵酒花的沧桑
鸟鸣似鼓点。你习惯于在人间
一个人,一袭长衫;江河易色、草木枯荣、日月更替
一个在疾病中来回穿梭的人
交出江湖,交出
人间所有的
灯盏

平原上

平原上,空无一人
晚风柔媚,吹拂着越来越旧的江河

每一株草,都形单影只;每一株草,都有自闭之念
吹白了的大横山,在落日下蜿蜒伸展

一部发黄的书
也许能救出青灯

一条河追赶落日
一条船弄丢了万水千山

水在颠簸
山在起伏

登全椒古河独山

□童乃生

苍昊雁南航,霜花接大荒。
枫红妆峻岭,苇白秀南塘。
几犊恋清渎,群羊啃夕阳。
陌间金嗓亮,赶上好时光。

本报地址: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18005502677 18655080888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刷